

Wt 142/28



(赵子阶 彭建成摄)

- 上图 解放前，汉口老法院，位于中山大道五马路口。
左下 胜利街天津路江岸区妇幼保健院，解放前为共济医院。
右下 解放前，位于彭刘杨路的湖北省高等法院旧址，现为武汉市第三医院门诊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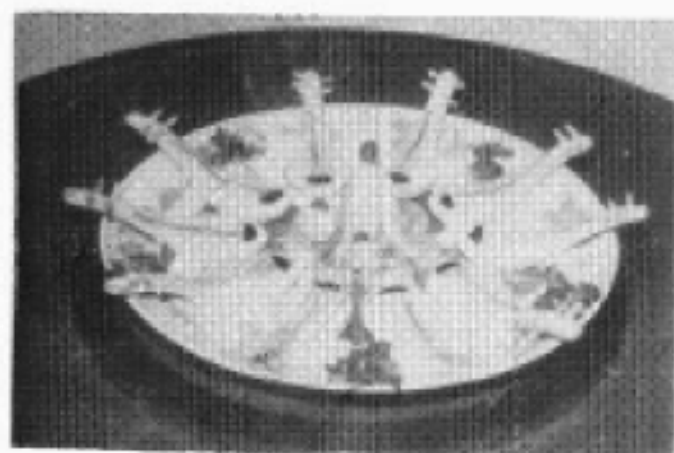
汉口 德华酒楼



经理章汉学

位于汉口隔市三民路88号、具有50多年历史的德华酒楼，是一家经营正宗风味糕点的大型餐馆。经理章汉学、副经理姜圣信说：德华酒楼以搞好大众化、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楼南厅、北厅，早上供应天津小包、北方水饺，很受顾客欢迎；每逢冬春两季供应的水磨年糕，更受欢迎。二楼三楼设有雅厅，供喜庆宴会和接待外宾。经考核合格的服务员于萧岚可用简单英语接待顾客；二级以上厨师段喜山多人可做各种名菜佳肴，深受群众欢迎。

（吴新年采访）



花酿琵琶



服务能手萧岚

一九八七年第一辑 (总第27辑)

物	人	篇往鉴	科技史	财经录
白素禧在武汉 程思远 1	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在武汉 沈醉 26	回忆沈昌焕老师 贺德昭 30	著名航业家卢作孚 官商闻 32	郝绳祖与革命法制 郝治纯 44
对贺国光的片断回忆 贺德馨 53	万耀煌的曲折升沉 郑昌琳 56	杂记萧耀南 程定华 61	「新生活运动」最初阶段的回忆 马敏英 64	棉纱帮一梦 辜俊亭 75
武汉重型机床厂建厂选址及其他 吴兴琪 78	三十年来建设武钢的测量工作 黄懋胥 80	国民党政府「主计处」干了些什么 傅光培 124	汉口银行公会的建立与发展 雷世仁 136	



武汉文史资料 季刊

补白	社百	会态	文丛	化谈	江百	城业	沧桑拾零	司法轶闻
小资料	昔日汉口的社会风气和陋规	汉口华商总会——买办财主的乐园	懿训女中的变革	汉口共济医院始末	汉口德华酒楼	解放前刻字匠的辛酸	四十年前香港劫后记 日本牢里受罪记 沦陷时汉口法租界一隅	民国时期的司法官场 「高秉坊贪污案」的内幕及其法律经过 旧中国律师活动的形形色色 旧法院里的怪事异闻
74	程起陆	张翼云	秦可均	冷伯华	公 龙	麻学甫	刘人俊 奚启铎 吴自强	刘永濬 黄晓东 杨 铎 左开诚
114	170	163	161	157	173	154	152 146 141	121 115 100 98

白崇禧在武汉

程思远



全文三大部分：第一次（1927—1929年）到武汉指挥西征军；第二次（1938年）到武汉指挥抗日战争；第三次（1948—1949年）到武汉任华中“剿总”总司令。

白崇禧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曾两任总参谋长，并且是国民党首任国防部长。人们曾称誉白崇禧为“小诸葛”，意指其足智多谋。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中央曾派刘仲容同志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工作。1945年秋毛主席到重庆商谈和平时，曾于9月16日在上清寺“桂园”接见白崇禧。1956年夏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到北京观光时，周总理提到白是党争取三个国民党上层人物之一，但最后他没有回到人民方面来。白崇禧在其迂回曲折的一生中，曾三次在武汉挂帅：第一次指挥桂军征湘，收编唐生智军参加改组北京、平津；第二次代理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指挥保卫武汉战事；第三次是出任华中“剿总”，采取非常手段迫蒋介石下野。这三次他在武汉的历程都很有戏剧意味，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也有些“风流云散话前朝”的味道。

第一次到武汉指挥西征军

(1927—1929)

北伐来鄂转攻浙江 工人起义进驻上海 广西军人助蒋清党
武汉分共上海和议 南京西征唐氏下野 张黄事变李白耽心 广州
起义李张打仗 挥师入湘李(品仙)部受编 第二次北伐向北平进军
裁兵会上与蒋相左 密示胡宗铎不在武汉御蒋

1927年11月21日从上海乘舰到武汉晤李宗仁，会商时局。之后李宗仁即匆匆去南京，把武汉军事交白崇禧负责。12月19日，李宗仁在南京活动的结果，以谭延闿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下了一道命令：

“派白崇禧赴武汉慰劳西征军，并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准备在必要时进兵广东讨伐张发奎。”

这样，白崇禧就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辞去淞沪卫戍司令兼职，而在武汉留下来了。先是，1926年9月5日他曾随蒋介石到湖南，商攻武昌城计划，不久即赴江西督师。回顾这一年来的变化，他深感到时局发展得太快了，令人应接不暇，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1927年1月末，蒋介石在南昌总部东花厅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找去，拿一份刘峙发来的战报给他说：“第一军在浙赣线上作战不利，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指挥不当，我们两人必须有一个到前线指挥。才能给孙传芳以致命的打击。你以为如何？”

白崇禧知道蒋用的是激将法，实际要他去，而表示不强加于人，使他没有选择余地。于是白崇禧答道，你是统帅，怎好去指挥局部战事？还是我去吧！于是蒋发表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授以进占杭州、上海的全权。

白崇禧要求以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璠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做他的政治部主任。蒋都予以批准。张是江西人，潘宜之是湖北人，两人都是白在保定军校三期时的同学，这半年来在总部合作共事，处得很好，相信必能胜任愉快。

北伐来鄂 转攻浙江

1927年1月27日，白崇禧自衢州攻击前进，他自率第一军第一师（薛岳）、第二师（刘峙）第二十一师（严重）由衢江北岸指向兰谿、严州；戴岳指挥的第二军各师为左翼军，指向开化、遂安；以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为右翼军，沿衢江南岸向金华攻击。

至2月6日，各部都已到达指定地点。白崇禧在前进中虏获孙传芳的作战计划，知孙主力即由富阳进攻桐庐，桐庐北面分水河，东枕富春江，形势极为险要，关系全局得失，2月13日，白崇禧用船运送第一军第二师到桐庐增援李明扬的先遣部队，第一军其余各师向桐庐以西地区，第二军各师向分水开进。第二军在桐庐与敌接触，战斗激烈，相持不下。

白崇禧最喜欢运用迂回包围的战术。2月15日他亲率第一师（薛岳）、第二十一师（严重）从左翼向新登作大胆的迂回追击，并令刘峙坚守桐庐。16日午前10时，第二十一师已占新登县城，白崇禧于午后一时始到。接刘峙电告，桐庐敌军已于15夜向富阳撤退。白即令薛严两师指向富阳追击，孙传芳的卫队旅撤退不及，旅长武铭被俘。2月19日白崇禧率第一军进驻杭州，这是说桐庐一战孙军战败后，一路已无任何强烈抵抗了。

工人起义 进驻上海

孙传芳在桐庐战败后，自愿把上海的防务让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接管。2月24日直鲁联军毕庶澄部进驻上海。

毕庶澄到上海后，曾派代表向白崇禧接洽投降条件。但迟迟

不作最后决定，白疑是缓兵之计。3月18日，蒋转来苏联军事总顾问的一份电报，说上海工人正准备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如白部迟迟不入上海，工人即将受到重大牺牲。白接电即决定3月19日攻松江。松江、黄浦南岸为周荫人残部驻守，一被攻即向上海退却，周凤歧的二十六军跟踪追击，出得胜桥，占明星桥，在那里，与正面作战的第一军第二师夹击坚守铁桥的毕庶澄军，22日克松江城，将毕部四混成旅全部解决。第二师进到崑山，再解决一混成旅。

2月21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探悉毕庶澄部在上海的沪宁铁路北站（按：这是调度车辆的总站）存有军械最多，所以武装起义一经发动，即向北站毕军进攻，目的在夺取这些武器。

北站毕军发现情况危急，即向吴淞调来救兵。上海工人早将铁轨破坏，所以由吴淞开来的兵车中途倾倒，毕军误会北站已被革命军占领，这些救兵下车后即开炮向北站轰击，而北站的毕军又以为革命军来打北站，这样就演成毕军对打二十个小时的局面。工人纠察队乘势进攻，支持到22日中午，适白崇禧带第一军第一师到龙华，听到这些情况，从南面赶到北站，一个冲锋，毕军便崩溃投降，毕庶澄一人逃往租界。实际上白崇禧是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兵不血刃而占领上海的。

广西军人 助蒋清党

3月26日蒋介石从南昌经安庆、南京乘舰到上海，住交涉署。他对白崇禧说：三中全会后，武汉中央完全为共产党所劫持，非清党即不能北伐。他25日过安庆时，已邀李德邻（宗仁）尽快来沪；当他离南昌时并已电李任潮（济深）黄季宽一同前来上海，上海即将举行“清党”会议，问白对“清党有什么意见？”

白崇禧说：第一军第一师中许多中级干部思想左倾，未必赞

同“清党”，请调走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在上海，只受有第二师和周凤歧的第26军，就足以维持治安了。蒋亦以为然。

到3月31日，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先后到上海，均住在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蒋介石来晤，坚持“清党”，并说一些必要文件已经准备好了。李、白、黄均以李任潮的意见为意见，而任潮亦无异说，这样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就向共产党动起手来。

白崇禧在行动之先，探悉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是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内，因请上海帮会头黄金荣、杜月笙帮忙，要他们借来工会的特别符号，然后白组成一支突击队，于4月12日拂晓，装成工人混入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与外面包围的部队里应外合，一下子突破了上海工会的核心机构，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总书记侯绍裘交给以杨虎、陈群为首的“清党委员会”，杨、陈把他们杀害了。人们对上海的恐怖说成“狼虎成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只有广西军人站在蒋介石一边，参予其事；其余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张发奎、六军程潜、八军唐生智都支持武汉中央政府，继续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从此宁汉分裂。

武汉分共 上海和议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同时又令唐生智、张发奎的军沿江东下，以南京为其进攻击标目标。蒋介石为预防万一、令其在山东境内作战的李宗仁军移防芜湖，由是徐州、蚌埠复入张宗昌、孙传芳手中。此时南京两面受敌，形势危险。

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7月26日起开始电致宁汉两方，主张召开封(后又改安庆)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以失掉徐蚌，不欲以低姿态出席和议，迟不答

复，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则认为应接受冯玉祥的调解，与武汉方面妥协。8月8日，由李宗仁领衔电冯及武汉方面要人，表示宁汉唯有清党之先后，而无个人之恩怨，主张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蒋虽被迫联署该电，但名列第四，8月12日，蒋终于离宁赴沪，通电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来了。9月11日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上海伍朝枢处一连举行三天的谈话会，商讨党内团结问题，最后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11日白崇禧曾从南京去芜湖，邀请唐生智赴上海参加和会，唐不但拒其所请，反将属于南京方面的“决川”、“楚有”两舰劫持而去，高傲之态，使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9月17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推选党改负责人。以谭延闿为国民党政府主席，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汪兆铭、于右任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程潜、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白崇禧等七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汪精卫看到他自己争不到什么地位，就从上海电谭延闿说：“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派顾孟余、陈公博分赴广州、武汉，有所策动。在武汉则引起南京西征，在广州则引起李济深、张发奎之间的战争。

南京西征 唐氏下野

在顾孟余的策动下，唐生智于9月29日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以与南京对立。同时发出通电，指出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唐生智在北伐誓师才加入国民党，党龄不及两年，竟指责曾参加同盟会帮助孙中山革命的谭延闿、程潜等人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违法篡党”，而其自身则以“护党”自居，狂妄自大，实属可哂，后来南京下令讨唐，主张最坚决的还是唐的

湖南同乡谭、程等人，李、白不过附议而已。

10月17日南京扬言北伐，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和李宗仁的第三路军同时从扬州、下关等处渡江，那时唐生智派叶琪来南京观风色，住第七军长夏威家中，他居然相信广西部军都从津浦铁路线北上了，在安徽的唐生智部队全不采取任何戒备措施。第七军、第十九军到浦镇后立即向西前进，经由和县向含山出发，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驻芜湖的刘兴三十六军，始发现所部在桂军和程潜的第四路军的包围之中，立刻不战而退往安庆。

唐生智准备集中全部兵力在罗田、黄梅、广济、田家镇、武穴等地设防固守。李宗仁于是调第三十七军（陈调元）、第四十军（叶开鑫）为总预备队，而以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为右翼，李宗仁自率夏威第七军居中央，陈调元的炮兵队也调到中央归第七军指挥。唐的三十五军何键部首先在桐城被第十九军击溃，退到广济时已毫无斗志，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在田家镇凭险固守，经三日的激战，也被第四十四军打败。何、刘两部均向武汉撤退，唐生智知事不可为。乃于11月11日通电下野，乘日轮前往上海。

张黄事变 李白耽心

武汉被李宗仁占领，局势一转就转到广东方面，8月1日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贺龙的起义军经赣东、闽南转入潮汕，蔡廷锴部开去福建跟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张发奎则指挥黄琪翔第四军经赣州、韶关开回广州，留守广东后方的李济深认为张发奎回师广州是对他的威胁，特送张发奎一笔巨款要他出洋考察。陈公博到香港时知道张也在港，就告诉他说，现在汪、蒋合作，蒋回不了南京，他要同我们团结一致来驱逐李济深，以便蒋重来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张发奎听到陈公博这么一说，深合己意，遂与陈公博联翩返粤。陈、张一到广

州，就威迫李济深成立广州“政治分会”，并设立军分会以代替李济深的第八路的总指挥部，另外发出通电，指责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声势咄咄，李济深无如之何！

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返抵上海，立刻打电话汪精卫，要他到上海共商党务。汪精卫与张发奎、陈公博密商，特设下一套计划。其内容包括：一、由汪邀李济深一同去上海，以遂调虎离山之计；二、促李济深邀黄绍竑来广州代行两会主席的职务，黄一到就把他抓起来，以黄为人质，以谋解决驻在北江和西江的广西部队。

11月13日黄绍竑接李济深电，说北上赴沪在即，要黄到广州代为主持政治分会及军分会工作。黄绍竑15日到广州，曾去江干为汪精卫、李济深送行，16日深夜，李济深的亲信冯祝万来访，说第四军部队今夜调动频繁，恐有异动，最好立刻走避。黄则离开私邸，就听到枪声四起，有的地方还开着机关枪。是即11月17日发生的“广州事变”，又称“张黄事变”。

白崇禧一接到黄绍竑从香港发出的关于粤变的电报，认为局势严重，因为广东是北伐的后方，如果粤局不稳，广西就被孤立起来。他就为此到武汉来与李宗仁研究对策的。

广州起义 李张打仗

在白崇禧在武汉代李宗仁指挥第三军的时候，广东局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11月17日的事变，李济深在上海同汪精卫反脸了。李令在福建的陈铭逵回师广东靖难，协同东江的陈济棠向广州进逼，又电黄绍竑从西面、徐景唐从南面合围广州、张发奎、黄琪翔迫于形势，将第四军调出四郊布防，此时省垣空虚，为广州工人制造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即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广州起义。尽管张发奎回师把起义平定了，但人们都认为如果没有11月17日的“张黄事变”，那么就没有12月11

日的“广州起义”。

蒋介石因为有汪蒋合作的关系，对张发奎始终采取包庇袒护的方针。蒋12月13日电张发奎回师靖乱，戴罪立功，同时又分电黄绍竑、陈铭枢及在粤各将领为张发奎解释。蒋把上面的电稿送给李济深看，目的是使李任潮看在他的面上，对张发奎不为已甚，留有余地。

李济深于12月13日下午8时亲笔复蒋一函，表示非用兵不可。李函说：“济深前以妇人之仁，致酿巨变，今日为军纪党纪与国法计，对于无法无天的张逆，除临之以兵外，别无他策也”。

12月14日，在李宗仁、谭延闿等人密谋策动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处理粤变方针》，令李济深指挥海军，陈铭枢任左路，白崇禧率西征军任右路，进兵征讨，务必解决张、黄所部。有了这样一个方针，李济深出师有名，而白崇禧从武汉率西征军进入湖南，也有所依据了。

汪精卫为了摆脱他自己因粤变而造成的困境，12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中主动提议请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白崇禧争取在蒋复职以前，尽先入湘，造成既成事实。以免夜长梦多，变生不测。下面是第二期西征军事的进展情况。

挥师入湘 李(品仙)部受编

1928年到来了。白崇禧在这一年中以武汉为基点，完成征湘和完成打下北京、天津的任务。使他早年在军事上的“功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1928年1月初，白崇禧在武汉制订征湘计划。那时唐生智在湖南的旧部：由李品仙指挥的何键、刘兴、廖磊等部约33个团，驻在湘鄂边境的岳州、湘东一带；由叶琪指挥的门炳岳、何宣、周斓、陈炳章等部17个团，驻常德一带，后者有寻求中间立场的模样。湘军主力位于平江附近，一部沿汨罗河南岸配置，左翼依

附洞庭湖布防。

征湘军以白崇禧指挥的第三路和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组成。白崇禧与程潜商定两路军的作战任务如下：第三路军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以第四路军沿武长铁路两侧前进。限1月19到达汨罗河北岸，预定1月20日拂晓一齐渡河。

1月15日，白崇禧从蒲圻进驻楼司，探悉湘军在汨罗河南岸的吕览渡、新市、长乐街一带均构筑阵地，守军为三十六军。16日又知道平江附近为李品仙的第八军主力及熊震、何宣两独立师。是日第四路的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占领岳州。19日，第三路的第十九军胡宗铎。占领平江湘军全部退往南岸，白崇禧于午后赶到平江。21日拂晓，第七军夏威和第十九军渡河攻击，将第八军及熊、何两军击溃，向金井和浏阳大道退却。

正当白崇禧在平江方面取得进展之际。右翼武长路方面的情况忽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1月21日湘军叶开鑫军新编第一旅突将麻塘附近的铁路破坏，第六军新编的贺对廷师也同时叛变，将第六军第十七师和第十八两师击散。程潜总指挥在变生肘腋的时刻，一面派兵往剿叛军，一面电白崇禧：请将平江湘军击溃后，仍由原路退保蒲圻，徐图挽救。

白崇禧接到程潜总指挥电，考虑片刻，以为平江南岸之湘军已被击溃，只能前进，不可后退，以免牵一发而动全局。当即电复程潜总指挥：“请竭力镇压叛军，已令第十八军在铁路上的两团以及第十三军在岳州警戒的两团概归颂公指挥。同时又电第十八军军长固守武汉，为公后盾。”1月23日，第七，第十九两军向金井、浏阳猛攻，湘军全线崩溃。李品仙既败，刘兴、廖磊因叶开鑫叛变而渡过江北的部队，因后路已被七军切断，亦随之而失败。叶开鑫部倒戈不成，也跟湘军逃窜。

这一仗，白崇禧谈到时非常得意，他说：“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胜败往往决定于一瞬息之间，一念之间。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说

过：“为将之道，决心而已”。西征的胜利，实决心以致之”。第七军、第十九军1月24日追击到永安市、沙市街，25日进到长沙。

李品仙的部军自长沙退出时，纷纷向湘西逃去。此时蒋介石已复职，曾有电给白崇禧：要他尽速西征，以便准备参加北伐。白崇禧一面作了一些追击部署，一派张震欧参议为代表，带亲笔函由宝庆至淑浦找到李品仙，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言归于好，共同开创另一番事业吧！李品仙、廖磊，叶琪都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叶琪是旧友，其他也一见如故，彼此原无任何芥蒂。他们发现白崇禧来意恳切，于是欣然接受改编。这些部队后来改编为三个军：李品仙长第八军，叶琪长第十二军，廖磊长第三十六军。这三个军将白崇禧带到湖北，参加北伐，另第三十五军何键留在湖南。

第二次北伐 向北平进军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从上海入南京，9日发表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18日又自任为北伐全军总司令。2月9日，蒋以视察为名，驰赴徐州，检阅部队。13日蒋电国民政府说：“已商得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的同意，取消第一路名义，改为第一集团军，中正白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以何应钦为第一集团军的参谋长。这样，何的兵权被夺了。

2月2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4月8日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李、白的任命，较冯、阎迟了一个多月，这表明蒋最初不愿意给李、白以这样的高位，后来看到李、白拥有两湖，还收编了唐生智的部队，如虎添翼，必须分而治之；只有令白崇禧率兵协同攻打北京、天津，才能设计逐步收拾他们。以报去年8月迫他下野的一箭之仇。

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开始动员，以攻打北京、天津为其作战目标，蒋自兼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北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前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向张作霖军分攻合击，至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初未下达明确任务。

第一集团军五月初进抵济南，受到驻济日军的阻挠袭击，交涉员蔡公时被害，于是发生了名震一时的“五三”惨案。看来中央军沿津浦线北上京津的机会没有了。5月18日蒋约晤冯玉祥于郑州，请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北攻京津，冯要求第四集团军联袂并进。蒋即致电白崇禧请即兼程来郑州会商北伐事宜。

5月20日，白崇禧应邀从武汉到郑州见蒋及冯玉祥，商讨进军京津的作战计划。决定第二集团军任京汉铁路东面作战，攻高阳；第三集团军任京汉铁路以西，攻保定侧背；第四集团军任铁路正面攻保定。计划既定，白即统率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北上。

时冯玉祥欲在会战前集中兵力，特撤回博野及安国部队，张学良指挥的奉军乘机由东关、任邱袭定县，第三集团军面临的形势极为不妙，白崇禧急令叶琪驰援定县、新乐，这样才使阎军转危为安。事后白崇禧至石家庄晤阎，见阎锡山穿一袭棉袄、棉鞋，留一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他是五台人，说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白崇禧告阎：“我的部队将陆续运到。”阎非常高兴。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是不会着急的。”言下对冯焕章有不愉之意。

不久，第一列车运来了第四集团军先头部队门炳岳的一师人，在正定下车，不料奉军戢翼翘的骑兵军已迂回到正定后方，门部一下车便与戢部发生激战。后来奉军侦察机发现白崇禧的援军有百余列车。这样张作霖于5月30日零时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退出北京，从而发生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的一幕。

6月1日，蒋在石家庄召集会议，决定把接受京津的任务交

给阎锡山，从而引起冯玉祥的不快。阎锡山以白崇禧在危急救他一把，特约定白相与于6月11日一起进入北京。天津《大公报》在6月14日发表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白崇禧看到这样的吹捧，感到非常得意。

裁兵会上 与蒋相左

蒋桂冯阎四派打下北京天津以后，立即发生激烈的争吵，蒋桂且酿成战争，推本追原，实从蒋介石的“裁兵”“编遣”政策激发起来的。

1928年7月9日，蒋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到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祭告大典，意示总理生前念念不忘，今已大功告成，可以告慰于总理在天之灵了。天津《大公报》当天以《今日碧云寺之祭告大典》为题发表社评，以崇敬孙中山的词藻来吹捧“蒋冯阎李白”诸公。白崇禧那时只有33岁，他的名字便与蒋冯阎等视齐观了，功高震主，必遭疑忌，他以后的遭遇，说明这是一条“真理”。

且说蒋所以举行这次“祭告大典”，主要是借此机会在北京小汤山召集裁兵善后会议。从7月8日至12日的会议中，采取座谈方式，首先由蒋提出裁兵的设想，他说，全国现有八十四军，约三百师，兵额共有二百二十万人，每月军费至少需六千万元。他希望留国防军五十至六十个师，另编宪兵二十六万人直辖中央，将来每个集团军以保留十个师兵力为准。蒋说后听各人发表意见。

白崇禧听到蒋介石的裁兵方案不禁大吃一惊，认为这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再演，但蒋急于求成，必酿巨祸。白崇禧的全部发言反对裁兵，而以实边计划来代替它，并提出他自率桂兵十万人到新疆，为天下倡。冯玉祥看到蒋以师为部队单位，也不赞成，他主张保留总司令、总指挥名义，以资酬北伐有功将领。7